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什麼是語義哲學？它為誰服務？

布魯江著

B085

4

人民出版社

Г. А. Брутян
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ОМУ ОНА СЛУЖИ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4

俄國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譯出

什麼是語義哲學？它為誰服務？

〔蘇〕布魯江著

李金聲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78 · 787×1092 1/32 · 1 $\frac{7}{8}$ 印張 · 36,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500 定價：(6)0.18元

什麼是語義哲學？ 它為誰服務？

布魯江著
李金聲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目 錄

从馬赫主义到語义学唯心主义的演变.....	5
“普通”語义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最新的变种.....	14
为帝國主义反動势力服务的語义哲学.....	38
國外進步哲学家反对語义学唯心主义的鬥爭.....	55

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哲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其中有許多時髦的唯心主義流派、學派和小學派。所有這些派別都追求一個目的：從理論上替資本主義制度原理作辯護，毒害勞動人民的意識，引誘他們脫離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但是，在我們的時代，即在資本主義腐爛的時代，在各人民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在蘇聯勝利建設共產主義的時代，要欺騙人民羣眾，那是太難了。

正因為這樣，唯心主義流派才一個接替一個地迅速產生。其中每個流派在出現後不久便遭到破產。

直到最近幾年，實用主義是美國資產階級哲學中佔統治地位的流派。無論過去或現在，一切把捏造社會科學作為自己專門職業的人都求教於實用主義。目前，正是實用主義者常常向語義學求援。語義學現在被廣泛地吹噓為一切科學的萬能方法。語義學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流行病，即哲學傳染病。

反動的語義哲學已得到廣泛傳播。連所謂國際普通語義學會也成立了。語義學在現今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中心——美國受到特別的賞識。在那裏建立了普通語義學專門學會，舉行語義論者的經常性會議，此外還出版大批語義學教科書和兩種語義學雜誌，有二十個學院和大學講授語義學專門課程。

帝國主義者對語義哲學的注意並不是偶然的。語義論者大聲疾呼地宣傳他們的“發現”，說什麼一切社會災難、經濟困難、政治衝突、國際關係的緊張等等都是所謂措詞不當的結果。他們斷言，要消滅失業和飢餓、戰爭和經濟危機，只須改善語言。要改革語言，不要去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要從語言中清除“戰爭販子”、“帝國主義”、“侵略者”、“戰爭”等一類詞句，不要去進行爭取和平、反對戰爭販子、反對帝國主義和侵略者的鬥爭，這就是新出現的醫治社會病症的“醫生”——語義哲學鼓吹者開出的藥方。

僅此一點就最足以看出，語義哲學是帝國主義的思想工具。為了符合這種作用，語義哲學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愚弄人民羣眾、引誘他們離開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現實鬥爭。語義哲學是極端敵視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

重要的須指出，語義論者把他們的哲學不僅說成是社會學說，而且說成是認識的理論。

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早已着重指出，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哲學專門捏造認識論、即認識的理論。因此，他指示說，在分析某一資產階級哲學的派別時，必須全面揭穿認識論的論據，並指出這些論據所追求和所掩蓋的階級目的。

因此，在揭露語義哲學的反動本質時，不能只限於揭穿它在社會學上的花言巧語，還必須批判語義論者企圖用來給自己的假學說掛上科學幌子的認識論詭計。

从馬赫主义到語义学唯心主义的演变

“語义学”一詞出自希臘文“Semanticos”，直譯就是有意义、有意思、有所指。

不同的著作家給“語义学”这个詞以不同的內容。通常，和这个名詞有關的有下面兩個概念：一、研究詞和語句在含义方面的語言学規則；二、現代資產階級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語义哲学）。

作为哲学流派，語义学是以馬赫主义学派極端主觀唯心主义的姿态出現的。

最著名的語义論者有：英國人罗素、怀特海、奧格登、理查茲、阿萊尔；美國人莫利斯；所謂“維也納小集团”的代表卡尔納普、弗蘭克（兩人現在都在美國），維特根什坦（現在在英國）、涅拉特（已故）；由波蘭移居美國的達爾斯基和柯日布斯基（死於1950年）等人。

这批形形色色的語义論者，根据他們自己的表白，可分兩小派。其中屬於第一小派的是卡尔納普、罗素、奧格登、阿萊尔、弗蘭克等，屬於第二小派的是柯日布斯基、柴依茲、哈雅卡瓦、黎依等。第一小派語义論者自称为“学院式”語义論者、邏輯实証論者或樸素語义論者；第二小派語义論者自称为“普通”語义論者。根据“普通”語义学創始人柯日布斯基宣称，“学院式”語义学屬於語言哲学和認識論，“普通”語义学屬於

經驗科學，即物理、化學等一類科學。柯日布斯基稱“普通”語義學為人類科學的基礎。

從歷史上看，“學院式”語義論者這一小派的出現早於“普通”語義論者。“學院式”語義論者這一小派主要是由邏輯實証論者和以前時而附和這一學派時而附和另一學派的哲學家組成的。如羅素有時提倡新實在論、有時提倡新實証論、有時提倡唯心主義哲學的其他許多“主義”。

邏輯實証論哲學和所謂“維也納小集團”的活動有密切聯繫；“維也納小集團”是在馬赫死後不久，即二十年代初，在維也納組成的。這小集團的代表人物是施利克、弗蘭克、卡爾納普等。

邏輯實証論者完全是從主觀唯心主義的原理出發，但企圖使這一原理具有更合乎潮流的外貌。

實証論產生於十九世紀，是唯心主義哲學的變種。實証論者說：哲學是空洞的抽象思辨，於是認為他們的理論是依據“實証的”、即依據由科學取得“確實的”事實。從他們的觀點看，科學只應從事經驗的記載，而經驗被他們理解為主觀感覺的綜合。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自然科學有了重大的發現。在對物質構造的認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物理學已接近假定的數學運算的物質同位素。這個在科學上使得能夠進行高度精密研究的重大成就，馬赫主義者把它加以虛妄地解釋以後，便得出結論說，在數學公式以外，再沒有實在的現實存在。

馬赫主义——實証論發展的第二階段——認為科學的任務在於分析表象間、感覺間的聯系，建立感覺間和表象間相聯系的規律。它否認感覺中所給與的、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

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發展，要求在說明物理現象時要更多地運用複雜的數學公式；在理論物理學方面的論証具有日益增多的數學性質。因此，在資產階級哲學家中間就表現出使認識方法本身數學化的傾向。

他們企圖把邏輯公式化，並把這公式化的邏輯（邏輯斯提）和實証論結合起來。這種和馬赫主義者的實証論即經驗批判主義有別的新式實証論，便得名為邏輯實証論。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指出，邏輯實証論和經驗批判主義之間毫無本質上的差別。邏輯實証論者自己就常常承認他們的學說是和馬赫主義有直接聯系的。

如邏輯實証論者的著名代表之一物理學家弗蘭克在“和數學概念相對立的自然力學概念”一文中寫道：“以卡爾納普和‘維也納小集團’為代表所表現的新實証論傾向是從馬赫取得自己的出發點的……”。

同時，邏輯實証論還千方百計地企圖證明自己的哲學的獨創性。這位弗蘭克在上述文章中吹噓說，邏輯實証論這樣來表述自己的哲學，就是它似乎不能和唯心主義或唯我論學說混為一談，因為新實証論認為現實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虛妄的問題，即假的、臆造出來的、似不應當去研究的問題。

就这个資產階級哲学中主觀唯心主义小学派的企圖而論，它並沒有什麼新东西可以跟唯心主义和唯我論劃清界限。主觀唯心主义必然得出唯我論思想的結論，对唯我論沒有哪一個思想稍微健全的人会贊同的。因此，無論馬赫主义者或他們的哲学的門徒都用各种各样的詭辯巧計和美妙詞句企圖來塗抹唯我論。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因为承認物質世界是主觀感覺、表象等的綜合，就不能不否定存在於人們周圍的現實。邏輯實証論者想用來証明他們不是主觀唯心主义者、不是唯我論者的方法也不是什麼新發明。他們宣稱意識对存在的關係問題是虛妄問題，这实际上和馬赫主义者提出在哲学上（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綫之外）建立第三條路綫的要求並無不同。

同時，邏輯實証論是掩蓋主觀唯心主义哲学更精巧的伪装形态。在馬赫主义者看來，“科学質料”是由感覺或世界要素構成的，而在邏輯實証論者看來，它是由各門科学所表述的

和現象是否可認識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被宣佈為虛妄問題。卡爾納普在“語言的邏輯語法”一書中寫道，實証論者主張“物體是感覺材料的複合”和實在論者主張“物體是原子的複合”都是虛妄原理，所以這兩者的主張完全可以調和起來。

許多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家受到邏輯實証論的影響。美國物理學家布里曼——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物理理論中的自然界”一書中說，他無論怎樣也逃不出自“我”的範圍，他認為除了感覺到的感知以外，什麼都不存在。布里曼在他的一切著作中都貫徹着這種思想。如在十年以後出版的“現代物理學邏輯”一書中，他說，想把“自然界”和“對自然界的認識”分開來的企圖是荒謬的。這就是說，自然界本身的存在決定於對它的認識；不是像自然科學告訴我們的，認識是自然界的反映，反而像神父所宣傳的，認識創造自然界，理性建立世界。

如果物理學的理論不能反映任何外物，那物理學究竟研究什麼呢？物理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著名的邏輯實証論者、物理學家弗蘭克這樣回答：“只是符號間、邏輯規則間和作業定義間的組合和關係構成物理科學。”

對自然界規律客觀性的否定導致現代“物理學”唯心主義者否認因果性和必然性。迪拉克在“量子力學原理”一書中寫道：“量子論中產生出原則的非決定論”，照他看來，即現象的因果解釋在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現象並沒有什麼自身的因果。這種看法在被邏輯實証論哲學弄糊塗了的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家中最為流行。

邏輯實証論者和現代“物理學”唯心主義者的蒙昧主義完全給辯証唯物主義哲學揭穿了。為了完全符合於自然科學，辯証唯物主義教導說，自然界規律是不依賴於人的意識和意志而存在的。人能夠認識這些規律，利用它們為自己謀利益，但絕對不能廢除現存的自然界規律，或者創造新的規律。

反映自然界規律的科學規律也是有客觀性的。科學規律的客觀性在於它們反映自然界和社會中不依賴人的意志而進展的過程。科學規律反映客觀現實的現象間和事物間的因果聯繫。

和邏輯實証論者斷言因果性是主觀範疇相反，和他們宣稱自然界沒有因果性相反，辯証唯物主義所持的出發點是因果性是客觀世界現象普遍的互相聯繫的形式之一。現象間的因果性是客觀地存在着，正像現象本身和我們周圍的現實本身是客觀地存在着一樣。

我們揭露現象間的因果聯繫來確定這個或那個現實領域的發展規律性。例如，米丘林生物學所以能揭露物質有機形態的發展規律，這主要是因為它是在有機體和外界環境條件的因果聯繫中來考察有機體。

否認因果性必然引到不可知論，即引到否認世界的可認識性，引到沒有預見未來的可能性的原理。邏輯實証論創始人之一卡爾納普下面的論調就可以作為這一點的證明。他在“作為生活中指導原則的或然率”一文中寫道，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確定地預測未來的事變，至多只能預測未來事變的某種程度的或然率。

語義論者——邏輯實証論者否認有客觀真理。他們認為不可能有不以主觀為轉移的客觀真理。真理只存在於人的經驗中。如雷辛巴哈在“量子力學的哲學基礎”著作中寫道：“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所以有意義，是因為這種確定和所檢驗的結果有聯繫。”

雷辛巴哈所援引的檢驗或證明(Verifiability)的原則，是任何陳述的真假都应当在經驗中加以檢驗。但不應忘記，在邏輯實証論者看來，經驗是由主觀感覺構成的。因此，某一論斷的真假只決定於認識的主體，而非決定於認識的客體。

雷辛巴哈的思想在這一點上和馬赫主義者的見解毫無差別。列寧在揭露馬赫主義者認為真理是人的經驗的組織形式的論斷時指出，從這種觀點看，地球存在於任何人的經驗之外的論斷就不能是真的了。但是哪怕小學生也會知道地球在有人以前就已存在的這個最基本的自然科學原理，也會知道這一論斷的真理性是不能和人的經驗有聯繫的。

邏輯實証論者企圖規避直接回答在有人以前地球是否存在、現實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要知道，如果承認自然科學的基本前提，那就必須拋棄對真理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解釋。如果否認自然科學關於現實世界存在於有人以前和人的經驗以外這一人所共知的原則，那就不能像邏輯實証論者所作的那樣，裝出自然科學家的姿態。

在反映邏輯實証論者這種曖昧態度的題名為“在物理學和哲學之間”一書中，弗蘭克採取下面的陳舊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更確切地說，是來掩蓋這個問題：他把這個問題說成

是無謂的爭論。這位語義論者硬說，問題不在於哪個觀點正確——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而只是在於什麼樣的語言是最適合於經濟地和適當地說明我們的經驗。這裏所指的就是所謂選擇“現象學的”或“物理學的”語言。邏輯實證論者認為真理的標準不是人的社會生產活動，而是這個那個詞的用法和這條那條語言規則。如果注意到，照語義論者的意見，語言規則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意規定，那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這種看法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是十分明顯的。因此，邏輯實證論者——語義論者認為真理是對語言規則隨意組合的結果，而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命題的彼此一致。

這樣的真理見解是一切邏輯實證論者的特點，而首先在卡爾納普的著作中表現得最明顯。

科學和實踐證明，語義論者關於真理的論斷是荒謬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依據自然科學的論據，闡明真理是具有客觀性質的，這就是說真理是人的表象中既不以個人為轉移、也不以人類為轉移的內容。因而，真理就是思維符合於客觀現實。人類的實踐，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是真理的標準。科學原理、科學理論，只有由實踐証實時，才能認為是真的。

如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即關於採取暴力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來組織社會主義的原理，就是客觀真理。這原理已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經驗所証實。一切由實踐所証實的科學原理都是這樣的客觀真理。

否認客觀真理就會引到和宗教相調和的結果。因此，幾

乎所有的邏輯實証論者都企圖証明宗教的必然性，千方百計地縮小科學的範圍來給宗教留地盤，這並不是偶然的。約爾頓在“二十世紀的物理学”的著作中，就公然承認實証論概念使宗教有了新的生存空間。

邏輯實証論著名台柱之一阿葉爾在“語言、真理與邏輯”一書中企圖使他的讀者相信，宗教和自然科學間的敵對是毫無邏輯根據的。邏輯實証論的首領之一英國哲學家羅素寫道：“自由的理智力求對神的洞察。”

可以借用列寧批評馬赫主義者的著名原理說，邏輯實証論者的哲學之對於自然科學，正如基督教徒猶大的接吻之對於耶穌一樣。邏輯實証論者逐出客觀規律、客觀真理於科學之外，把宗教偷運到科學中來。也和馬赫主義者一樣，邏輯實証論者把自然科學出賣給僧侶主義。

邏輯實証論者在否定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間的敵對的幌子下，進行科學和宗教的調和。阿葉爾竭力証明，按哲學的性質沒有什麼可以証明有哲學黨派間和學派間的鬥爭的存在。卡爾納普說，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間的爭論純粹是術語和句法上的爭論。他寫道，他的“哲學”，即主觀唯心主義最反動的形式，可以同樣有效地名為“實証論”、“唯物主義”、“物理主義”或“方法論唯物主義”。

另一個語義學者弗蘭克在他的“物理学基礎”一書中寫道：像“物質”和“精神”這些詞，只對日常生活的語言有意義，而在邏輯實証論哲學中是被排除的。於是，從他的觀點看，哲學不應當解決什麼是第一性和什麼是第二性，是物質還是精

神、是存在还是思維、是自然还是意識的問題。

但是，任何術語上的詭計和精密煩瑣的詞句也不能掩蔽这样的事实，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在科学和宗教之間不能有任何的調和。一部哲学史指明，一切这样的企圖实际上都是鼓吹唯心主义的形式。

調和科学和宗教的企圖是追求一定的階級目的的。誰都知道，宗教總是在証明社会的不平等、人剝削人是正確的。

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資產階級的報刊也認為邏輯实証論和法西斯主义之間有密切联系。特別是倫敦週刊“新政治家和民族”所載“訪問牛津”和“邏輯实証論、法西斯主义与價值”兩篇文章都談到這一點。上述兩篇文章的作者証实邏輯实証論者阿萊尔的著作“語言、真理与邏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牛津被認為是“哲学聖經”，所以這兩位作者指出，邏輯实証論的觀點实际上旨在反对語言、真理和邏輯，这个反動哲学学派在貶低人的理智能力。“邏輯实証論、法西斯主义与價值”一文的作者約維特指出，邏輯实証論助長了法西斯主义在英國大學校的範圍內的傳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後，作为邏輯实証論極端表現的“普通”語义学在許多資本主义國家中得到了廣泛傳播。

“普通”語义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最新的变种

“普通”語义学廣泛利用邏輯实証論者(“学院式”語义論

者)的論据來論証自己的反動社会学結論,公開地和直接地为帝國主义辯護。

“普通”語义学的代表人物自己把这一流派的原則跟1933年出版的柯日布斯基的“科学与健全思想”一書的出現联系起來。這本書有一个副标题:“非亞理斯多德体系与普通語义学導論”,是作为一切科学的方法、作为一切社会生活領域中和一切科学部門中活動的方法論原理的書而貢獻出來的。

早在1935年,即在“普通”語义学第一部著作出現後过了兩年,曾召開了語义論者會議,並在1940年出版了第一本語义学教科書。“國際普通語义学协会”有自己的机關刊物。从1943年起,这协会出版了專刊,名为“E. T. C.: 普通語义学評論”。

除了柯日布斯基的一本小書外,还有經濟学家、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柴依茲的“語言的暴虐”和哈雅卡瓦的“行動中的語言”兩書在語义論者中間很受欢迎。

語义論者的開始活動,特別是“普通”語义学的出現,在時間上正和帝國主义反動勢力最猖狂的時期,和一些資本主义國家(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建立法西斯專政的年代相合。这种相合決不是偶然的。如果拋掉語义学唯心主义者企圖來掩盖自己真實階級本質的虛偽說詞,那就会發現語义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護帝國主义反動勢力的利益,反对工人階級的革命思想——馬克思列寧主义,替法西斯主义和所謂“美國生活方式”作辯護。

为了有更大的說服力，語義論者千方百計地努力給自己的社會學謬論掛上科學幌子。但是在最嚴密的考察下，便會毫無疑問地看出，在語義哲學的科學幌子下面正掩藏着最純粹的主觀唯心主義。

語義論者給所謂“普通”語義學基本原理，或稱“非亞理斯多德公設”以重大的意義。這樣的原理有三個，即：“非同一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identity），“非全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allness）和“自我反射原理”（The principle of self-reflexiveness）。從語義學著作作者本身的觀點看，所有這三個原理並不是有同等意義的。他們認為第二個原理最重要，其中也包含“非同一性原理”的意義。

“非全原理”的意義何在呢？按柯日布斯基的表述，這個原理的意義是“地圖代表不了全部領土”。這個莫名其妙的公式在語義學者拉巴波尔特的解釋中認為是這樣：“關於‘事物’、‘事件’、‘質量’等，無論你說多少，也不能把它們說完全。”

柯日布斯基的門徒們認為，“普通”語義學的這個原理和在邏輯實証論中、即在“學院式”語義學中起巨大作用的命題函數原理有密切的聯繫。語義論者認為命題函數原理是邏輯上的重要革新。照語義學唯心主義者的意見，在沒有發現這個原理以前，亞理斯多德的邏輯是狹隘的體系，是按公元前四世紀所建立的形式教授的。

命題函數就是裏面包含一個或幾個變數的式子；變數用常數來代替，這式子就變成判斷。如數學中 $x^2 - y^2 = 5$ 這個方程式就是命題函數。如果用數值來代 x 和 y ，它就可以變

被判断。關於命題函數，不能說它是真或是假。只在命題函數變成判斷時，才能說它是真或是假。如 $x^2 - y^2 = 5$ 这个方程式，不是真，也不是假。但如果用 3 代 x ，用 -2 代 y ，得出 $9 - 4 = 5$ ，这当然是真的。而如果說用 4 代 x ，用 -3 代 y ，就得出 $16 - 9 = 5$ ，这就是假的了。

命題函數用於數學，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而“普通”語義論者認為，命題函數不僅可以用於數學和數學邏輯，而且可以毫無限制地到处应用。他們公然說：“实际上，我們的一切判斷都不是用命題的名詞構成的，而是用命題函數的名詞構成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在判斷中無論用哪一個詞，哪一個概念，都沒有確定的意義，都沒有精確的含義。

拉巴波尔特把 $x^2 - 5x + 6 = 0$ 这个數學方程式和“草是黃的”这个論断相提並論，認為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命題函數。他同樣断定，上述方程式的真假是決定於 x ，同樣“草是黃的”这个命題的真假是決定於“草”和“黃”這兩個詞的含義。如果这草了解為在五月生在佛蒙特州的草，“草是黃的”的論断就是假的，如果这草了解為在七月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那就是真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黃”這個詞可以賦予不同的意義，彼此完全相反的意義，有時甚至達到荒謬的意義。

照語義論者的意見，每個命題都具有 x 等於 y 的形式，其中 x 和 y 可以隨便指什麼東西。語義論者柴依茲公然說，語義學的公設之一就是“詞是像 x 或 y 一樣的符号”。

這一切假邏輯的捏造是經不住任何批評的。當我們說

“草是黃的”時，這一判斷之是否真理，也跟其他任何判斷一樣，是決定於時間和地點的條件的。關於這一點，人的通常的邏輯的最基本規則就已經談到了。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這就是說，為了認識這個或那個陳述，特別是為了判明它的真假，我們應當從現實的具體情況出發，從提出這一陳述所在的上下文出發。由此可見，決不像語義學唯心主義者所想的那樣，任何陳述都是由沒有什麼確定含義的詞組成的。從上下文總是能夠判明某個詞或某一完整的陳述所含的十分確定的內容。只有孤立地看一個語句，才說不出它是真是假。但是這樣的語句在實際的語言中並不存在，它是人工製造出來的。在目前情況下，正是語義論者製造這樣的語句，以便藉口“科學的”邏輯和文法的研究來偷運主觀唯心主義。

語義哲學關於詞義絕對沒有確定性的這種相對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原理的虛偽性，已給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揭穿了。

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的產生和它的發展跟社會歷史、跟某一民族歷史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在許多歷史時期中為這種語言所屬的民族服務。至於語言所有的詞彙，它具有的穩定性比基本詞彙小得多。在語言發展的过程中，通常從語言的詞彙中消失一些已經陳舊的詞而添加一些新詞。但不僅基本詞彙的詞，就是語言詞彙一般的詞，也有確定的意義，決不像語義論者所說那樣，是沒有確定內容的習用符號。

根据語言發展的內在規律，詞的意義是歷史地形成的。如果每個人都照自己的意見給一個詞以這種或那種意義，那就不会有社會全體成員都懂得的語言。但是“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①。

因而，“非全原理”完全是“普通”語義論者從“學院式”語義學（即邏輯實証論）體系中剽竊來的，實際上這個原理在“學院式”語義學中是稱為命題函數的。命題函數推廣到人的一切陳述，推廣到通常說話中的一切判斷；這就是相對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

照語義論者的意見，“非全原理”本身包含“普通”語義學的另一個原理，即“非同一性原理”。柯日布斯基表述這一原理說：“地圖不是領土”。照柯日布斯基擁護者們自己的解釋，這個原理的意思是：詞和事物不是同一的，詞和自然界事物毫無共同之點。語義論者利用這個原理，企圖證明什麼也不必反應於詞，因為詞好像是一回事，而事物是另一回事。

為了正確地了解語義論者關於詞對實在事物的關係的胡謔的真正用意，必須注意下面的情況：當語義論者反復地宣傳說，詞和自然界實在事物毫無共同之點時，他們不是指詞的物理方面，即不是認為詞是單純的聲音的組合。在這種情形下是指詞義本身沒有客觀的內容。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頁。

語義論者這種荒謬的論斷是有最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學派唯名論作為自己的“理論”根據的。照語義論者的意見，事物和現象都是單個的，是某種單一的东西，它們之間毫沒有共同點。所以就沒有事物的類名。因而，經常表示一般的詞都是空洞的語音；在語義論者看來，與此相應，概念是空洞的符號。

如果一個人認為世界是由單個的、某種單一的物組成的，按語義學論者的假科學術語，那就是說，他遵守外延定向。從語義學唯心主義的觀點看，只有這樣的定向，才是正確的。語義論者說，外延定向是和內涵定向對立的，內涵定向在於它處於語言和語言名詞構造的“束縛”勢力下，保持不反應事物，而反應詞。

語義學唯心主義把概念說成是空洞的符號，只在表面上和中世紀的唯名論相似。唯名論是中世紀哲學中的一個主要派別。中世紀另一派“實在論”認為只有一般概念即共相是真實存在，而且是先於事物而存在的；和“實在論”相反，唯名論的出發點是事物先於共相而存在。照唯名論者的意見，只有單一事物真實地存在着，而概念只是什麼也不反映的空名。唯名論在當時是進步學說，因為它是從客觀世界的真實存在出發的。馬克思稱唯名論是中世紀唯物主義最重要的表現。

語義學唯心主義認為一般概念和表示概念的詞是習用的符號，同時否定客觀世界單一事物和現象的存在。語義論者認為，唯一的現實是在語言結構、詞的組合方面；所以，照他們的意見，科學的任務在於把任意的選詞和造句納入一個完整的體系。

为了鼓吹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符合於一般概念这一虛伪的論點，語义学唯心主义者反对抽象在認識上的意义，粗暴地歪曲人的思維抽象活動的作用。

柴依茲認為下面的格言是語义哲学的原則之一：“抽象愈高，危險愈大！”在“普通語义学導論”一書中，齐士霍尔姆教授虽然不反对容許概括，但是附帶这样一个条件：“可以概括你所希望的一切，但是無論何時不能信賴你所用的詞。”

如果概念像語义論者所断定的那样，是心灵在主觀經驗过程中所意識到的隨意的構造，那末从語义論者的觀點看，否定抽象和概括的科学意义是完全合理的。

否定人類思維的抽象活動在認識上的意义，使得語义論者密切地接近了实用主义者。大家知道，詹姆士早就看出实用主义哲学和其他唯心主义学派的相似之點就是在於拒絕抽象。另一个实用主义者失勒以他一慣的蠻橫無恥的态度說，哲学的唯一生路就在拒絕抽象。

否定抽象的科学價值是表徵許多主觀唯心主义学派的特點。一切实証論流派的先驅者貝克莱主教就是反对抽象在認識上的意义的。貝克莱在他的“論人的認識原理”中寫道，从他的觀點看，就連企圖跟那些断定有能力在自己的心裏構成三角形一般觀念的人進行爭論，也是無益的。貝克莱这样的說法歸根到底是和他反对唯物主义相联系的。他責难唯物主义者，說他們“玩弄”抽象。这位空談哲理的主教不喜欢“物質”、“因果性”等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概念。

列寧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中非常明確地指出，

貝克萊否認抽象在認識上的意義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於他的認識論的基本根源。按貝克萊的看法，客體和感覺是一件事，因此即使把它們彼此思維地分開來，那也是不可能的。其實，要承認對這個或那個事物的特性的抽象過程，就必須首先承認這些事物及其特性的客觀存在。馬赫主義者是站在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語義論者也同樣是站在這個立場。

全部認識史証實了抽象作用在認識客觀現實過程中的重大意義；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揭示了抽象的意義；自然科學的論據，特別是俄羅斯偉大生理學家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論証了抽象的意義。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和野人不同，有意識的人不僅把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來，而且藉助範疇來認識它和把握它。列寧指出，最單純的概括，概念的最單純的形成，也反映着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不從直觀提高到抽象思維，不依據實踐檢驗認識的結果，就不能認識我們周圍的自然界，就不能理解客觀現實的事物和現象。人對周圍現實及其規律性的認識是藉助抽象思維，藉助範疇、一般概念進行的。

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的研究証明，抽象思維是和人具備的第二信號系統相聯系的。巴甫洛夫寫道，人對動物的巨大優越性在於人能夠利用那靠了詞而形成的一般概念。

人類思維的偉大成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發現，是受人類思維的抽象活動制約着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指出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以及它們的互相聯系。抽象在具體的基礎上產生，從具體出發。科

学的概念是抽象的結果。概念是客觀現實事物在其本質特徵方面的反映。我們形成任何概念時，是思維地抽掉非本質的特徵，而思維地複寫表明事物本性的、表明它的內部構造的特徵，即成為事物質的規定性的特徵。正因為這樣，概念也就含有對事物本質的認識。

因此，語義學唯心主義者否認抽象、一般概念在認識上的意義，旨在反對科學認識的基本原理，因為沒有對現象中具體和個別事物的抽象，沒有概括，就不會有任何科學、任何對客觀現實的真正認識。

“普通”語義學的“非同一性原理”，或稱外延定向，跟邏輯實証論的作業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和賓詞價值（predicative value）兩個原理有直接的聯繫。這一點是“普通”語義學代表人物自己承認的。

現在就來看看作業定義和賓詞價值的“哲理”何在。

語義學本身的作業定義是和亞里斯多德的通過最近類和種差所下的定義相對立的。照亞里斯多德的解釋，定義中應當指出類概念和種差，類概念即包括被下定義的對象在內的對象的類別，種差即被下定義的對象區別於該類其餘一切對象的屬性。例如，在“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的定義中，人的定義就是通過最近的類（動物）和種差（有理性的）。通過最近的類和種差下定義，是在人的思維實踐中廣泛應用的。

語義論者對古典定義的主要反對之點，在於表示最近類和種差的詞總是沒有被下定義的概念明確。因此，語義論者拒絕亞里斯多德的通過最近類和種差所下的定義，而採用所

謂作業定義，說什麼這是科學中廣泛應用的定義。作業定義是這樣的定義，它指出為了確定經驗中的概念所必需的作法。照語義論者的說法，這種定義是指明為了試驗被下定義的事物，需要做什么。

語義論者在說明作業定義的實質時強調說，事物的存在、它的質的規定性決定於我們的看法，決定於科學所採取的作法。因此，作業定義只和主觀地了解的經驗有聯繫；語義學唯心主義的代表人物斷言，沒有這樣的經驗，就不會有任何定義，也不會有被下定義的事物。

如果再來看看語義論者說成是真理標準的實詞價值原理，那作業定義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就更為明顯了。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把真理分為兩種：邏輯真理，或稱形式真理（這問題在談到關於語義論者的邏輯分析時將細說）和跟經驗相聯繫的真理。實詞價值也就是後一種真理的標準。

這個標準以經驗的預告（predication）為前提。照語義論者的意見，真理產生於主觀經驗的過程。為了確定這個或那個原理的真理性的，重要的不是在這個原理是什麼，而是在我們怎樣得出這個原理。

卡爾納普在“語義學導論”一書中寫道，語義學就是規則體系。某一判斷的真理性的條件是由某一規則體系確定的。因而，真理的標準不在客觀現實界內，而在主體本身，主體本身自由選擇對自己更方便、更經濟的規則體系。

“普通”語義學第三個原理是受前兩個原理制約着，並由前兩個原理推論出來的。柯日布斯基稱這個原理為“自我反

射原理”。依照这个原理，我們在理論上能够有和事物相应的語言，和語言相应的語言等。这就是說，不僅能够反应事物，还能够反应对这个世界的反应，然後再反应这个反应，依此類推。於是我們的反应距最初的反应愈远，对事物实际情况的歪曲就愈大。

在理論上，这个原理是以否定抽象在認識上的意义为依据的，所以在这方面，在为維護前兩個原理所作的論証中並沒有提出什麼新东西。因此，就這一點說，則無需对語义学的“自我反射原理”作特別的批判，因为用对前兩個原理的駁斥，就把第三个原理駁倒了。但是我們却不能全然忽視語义哲学这个荒謬的原理，因为語义学唯心主义者企圖由此作出反動的社会学結論。語义論者在區別不同等級的反应的反应時，認為最重要的反应是对單个事物的直接反应，而高級的反应会把我們引入誤謬。在實踐上，这就是說：人們可以反应資本家史密斯的剝削，可以向史密斯抗議，也可以向其他某个資本家抗議，因为这才是正確地反应現實。但是如果一般地反应資本主义，如果一般的反对資本主义制度，那就是高級反应，这样的反应就要把人引入迷途。这样的推論充分暴露出語义哲学的反動作用，这完全是保護帝國主义者的利益而旨在反对勞動羣众的哲学。

* * *

列寧論馬赫主义者時寫道，他們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論据沒有一个不是从貝克萊主教那裏引來的。馬赫關於認識論根本問題的基本思想，列寧称作是对貝克萊的全盤剽窃。

馬赫主義者的新東西，就是企圖用巧妙的術語來掩蓋自己的哲學的唯我論和自己的折衷主義的混亂。為了這個目的，馬赫主義者賣弄這樣一些術語，如“世界的要素”、“經驗的要素”、“要素的複合”、“嵌入”、“原則同格”等等。

關於語義哲學也可以這樣說。語義論者認為自己是馬赫主義者的繼承者。這一次他們是說了真話。他們的作法跟馬赫主義者完全一樣：剽竊貝克萊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並企圖用一大堆廢話使自己的哲學裝出嚴正的科學面貌。在他們的哲學中隨處可以看見這樣一些難懂的名詞：“不可言說級”(non-verbal level)，“膠着級”(Colloidal level)，“賓詞價值”(predicative value)，“作業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外延定向”(extensional orientation)，“內涵定向”(intensional orientation)。按他們的術語，植物是“能的連結體”([energy-binder]——這名詞是指植物只跟“能”有關聯)，動物是“空間連結體”([Space-binder]即動物不僅和“能”有關聯，而且和植物不同，還能够在空間移動)，人是“時間連結體”([time-binder]，即除了具有動植物的能力外，人在自己的經驗中還和自己的繼承者有關聯)。

這類奇妙的術語表可以列得很長。最大的特色是：語義論者所用的名詞多數是英語辭典裏查不到的，這些都是“新發明”，其目的在於用晦澀的單詞和複合詞來掩蓋語義哲學主觀唯心主義和唯我論的本質。

但是，如果拋掉這些笨拙的、假科學的術語，如果剝去這一切詞彙的外壳，我們就會看出，不僅馬赫主義者幼稚地重彈

貝克萊和休謨的老調，語義論者也是在這方面進行偽造。

貝克萊主教在 1710 年出版的“論人的認識原理”著作中寫道，物是感覺的集合。人具有主觀感覺，即色、味、香等感覺，而這些或那些感覺在心裏的結合，就構成這個或那個具體的物。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重複貝克萊關於物是感覺集合的捏造。如語義論者約翰遜寫道，向小孩解釋什麼是玫瑰花，必須向他說明：“玫瑰花是個詞，這個詞把不同的嗅覺、視覺、觸覺結合起來”。

貝克萊認為物質是令他最痛恨的詞。他寫道，我情願接受任何東西存在，可就是不接受物質！他寫道，物質是虛無，是不存在的本質。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也重複這樣的論調。哈雅卡瓦在“語義學”一文中寫道，像本質這類詞，用時應加括號。這括號用來表示這類詞是不應相信的。

語義學主觀唯心主義的說教，常效法馬赫主義者，在相對主義的幌子下進行。大家知道，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爾特等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是相對主義者。馬赫主義者以相對主義作自己的認識論基礎，便陷入絕對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術。列寧在揭露馬赫主義者的相對主義時指出，用赤裸裸的相對主義，可以証明任何詭辯是正確的。例如，可以承認拿破崙一世是否死於 1821 年 5 月 5 日是“有條件的”。

為了跟主觀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完全一致，語義論者引這樣一句話作為他們的定期刊物“E. T. C.”的格言：“不是事物

怎样，我們就把它看成怎样；而是我們怎样，就把事物看成怎样。”

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故意設法歪曲唯物主义辯証法，把自己的赤裸裸的相对主义解釋成和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各別原則是同一的。拉巴波尔特在“辯証唯物主义与普通語义学”一文中說，对自然界的辯証觀點跟“普通”語义学“非同一性原理”有直接联系。

語义学雜誌主編哈雅卡瓦認為相对主义是“普通”語义学的主要根据之一。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跨入同一河流，哈雅卡瓦把它宣佈为“普通”語义学的一个公設。他寫道，一切名詞、論断、意見和信念都应当載明日期，如最高法院1950年——最高法院1951年；約翰·史密斯星期一——約翰·史密斯星期二；提琴雨天——提琴晴天。照哈雅卡瓦的論断，1950年的最高法院和1951年的最高法院根本不同，星期一的約翰·史密斯和星期二的約翰·史密斯完全不一样，而雨天的提琴和晴天的提琴也毫不相同。

这样的相对主义跟唯物主义辯証法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語义学唯心主义者的相对主义跟赫拉克利特的辯証法也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虽然語义論者也引用这位古希臘偉大辯証法家的有名格言。語义論者实际上是持着克拉迪尔的觀點。大家知道，克拉迪尔以赫拉克利特的弟子自居，其实是歪曲了赫拉克利特的學說，克拉迪尔硬說人連一次也不能跨入同一河流。克拉迪尔在晚年已把这一原理弄到極端荒謬的地步，他断言事物根本就不可言說，因为在給事物立名時，事物

在变化着，早已与名不符了。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所鼓吹的相对主义是和克拉迪尔的詭辯術毫無差別的。

辯証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承認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普遍变化和發展。但这並不是否定事物的質的規定性。事物在沒有改变它的內部結構時，總是保持自己的質的規定性。因此，就沒有任何必要把星期一是怎样的約翰·史密斯和星期二变为怎样的約翰·史密斯对立起來。

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根本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並从以下这个原理出發，即承認相对主义作为認識論的基礎，就必然引到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

在馬克思主义辯証法中，只就我們的知識在每一个当前的研究階段具有相对性這一點說來，才承認相对論。列寧在把馬克思主义辯証法跟主观主义和詭辯術对比時指出，在科学的辯証法看來，相对的东西中有絕對的东西，而在主观主义和詭辯術看來，相对的东西中只有相对的东西。

語义論者所鼓吹的相对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毫無共同之处，而是主观主义和詭辯術的最惡劣的形式。

* * *

語义論者認為他們的哲学的一个主要優點，是所謂这种哲学赋予邏輯以重大的意义，並製定了所謂非亞里斯多德的邏輯体系。但事实上語义学唯心主义者却是邏輯思維的兇惡敌人，非理性主义的說教者。

語义論者多數是在反对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的幌子下來反对邏輯。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亞里斯多德曾研究了

思維的最重要的形式。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反對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反對邏輯思維形式和規律的唯物主義解釋。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把邏輯科學解釋為由人任意選擇的規則的綜合。大家都已知道，卡爾納普曾斷言，每個人都是照自己的願望自由建立自己的邏輯。許多語義論者的著作都提出這個邏輯的隨意原則，特別是卡爾納普的“語言的邏輯語法”這部書。

在這個問題上，也和其他問題一樣，語義論者不能誇耀是獨創。早在“普通”語義學出現以前很久，實用主義者失勒就提出休謨的公式“理性應是情感的奴隸”，作為現代哲學（當然是指資產階級哲學）發展的出發點。失勒認為人在本性上是非理性的實體，所以非常樂意重複美國唯心主義者森塔亞那的名言：“理智自由來改變自己的邏輯，正像語言自由來改變自己的文法一樣。”以失勒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為了辯護自己的觀點，拼命辱罵邏輯，決不引用那怕是少許的理性論據來麻煩自己，於是給邏輯打了個寬厚的“折扣”，宣佈說“邏輯之有权存在，只是像遊戲一樣”。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徹底揭穿了空談哲理、否定邏輯客觀性質的帝國主義奴僕。列寧在說明思維形式和規律的性質時不止一次地指出，邏輯的規律和形式是客觀現實事物和現象的關係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邏輯的規律和規則不可能由某個空談哲理的主體隨意改變，例如不可能因語義論者卡爾納普的聲明而改變；同時它們也不依社會制度的改變為轉

移。和語言一樣，儘管一種社會結構由另一種所代替，邏輯規律總是保持本身對思維的力量。邏輯的規律和規則，對一切人，不分社會地位、不分階級、不分民族都是共同的。

語義論者從企圖排除邏輯科學中的真理的概念開始來反對邏輯科學。他們指望用這種辦法來實現實用主義者的計劃，即把邏輯變成跟毫無內容的詞和論斷作無用的和不切實際的遊戲。

照語義論者的意見，邏輯無論對真理或對周圍的自然界都沒有任何關係。語義學雜誌有一期這樣說：“在邏輯學家看來，詞除了通過其他的詞來確定它以外不必再有別的意义，論斷不必對事實的世界發生關係。”語義學唯心主義者不遺餘力地散佈這樣的思想：邏輯所注意的只是我們的判斷和判斷之間的關係在形式上是否正確。語義論者硬說，如果所有的 x 是 y ，所有的 y 是 z ，那末“所有的 x 是 z ”就是正確的判斷，因為這個推論已有了內部的首尾一貫性，卻不必過問 x 、 y 、和 z 表示什麼。

語義論者在這種情況下就把判斷的真理性和推論的正確性混同起來，把正確性理解為推論的內部的首尾一貫。兩個不同的概念作了這樣的混同，就是否認邏輯中的真理這個概念。混同的目的在於宣佈只有正確性、即思維的首尾一貫和沒有矛盾是邏輯結論的真理標準。

正確性這個概念在邏輯中是起巨大作用的。恩格斯指出，如果我們的前提是正確的，同時如果我們把邏輯規律正確地應用於這些前提，那結果就應當是符合現實的。例如，從兩個

真实的判断——“唯心主义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认识的敌人”和“语义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变种”——就必然在逻辑上推论出第三个真实的判断，即：“语义哲学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认识的敌人”。

怎样解释我们推论中的这种逻辑必然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三段论法的公理。依照三段论法的公理，凡是肯定（或否定）一类事物的全部，也就是肯定（或否定）这类事物的部分。这一公理也可以作另一种表述：事物特征的标志就是事物本身的标志。这一原理的真理性已由人们数千年的实践证实了并由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步骤在证实着。这一公理反映着客观现实事物和现象的最普通的關係。例如，假设像片夹在书裏，书夹在书夹裏，这就是说像片也夹在书夹裏。或者以这样一个逻辑的例子说：假设钱在钱包裏，钱包在衣兜裏，所以钱也在衣兜裏。事物这种普通的關係也就是三段论法的公理的根据，这公理就成为三段论法推理正确性的先决条件。

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三段论法的公理能否以下面的關係作为根据，即：假设象在钱包裏，钱包在衣兜裏，所以象也在衣兜裏？显然，这样的關係不可能成为三段论法公理的真理性的先决条件，因为这种關係的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因此，三段论法的公理是以已有的真实，即客观现实事物間和现象間实际存在的關係为前提的。否则，公理就失去对思维的任何意义。

从这一点看，那就很明顯，我們思维的正確性离不开我們

推論的前提的真理性。我們推論中的正確性，只有在這些推論是以真實的前提為依據時，才能引至真實的、符合於現實的結論。

語義哲學把語言和思維唯心主義地割裂開，使語言和思維對立起來。布隆在語義學雜誌上說：“許多部門的工作者都承認，我們的思維因為我們語言的特性而受到嚴重的限制。”

語義學者散佈語言不能表達一切思維的唯心主義謬論，硬說什麼他們已“使理智擺脫了詞的暴虐”。

這根本是和語言科學的論據、和自然科學的論據相矛盾的。

巴甫洛夫院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證明，人類思維的活動只跟第二信號系統相聯系，即依靠詞。為了完全符合自然科學的論據，馬克思主義教導說：“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不僅歪曲對邏輯科學實質的真正理解，他們不僅歪曲語言和思維的真實的相互關係，而且企圖否定邏輯思維基本形式和規律在認識上的意義。

在語義論者看來，任何概念都不會有確定的意義，因為概念的意義是在主觀經驗過程中賦予的，而各個人的主觀經驗是按不同的方式取得的。於是科學概念的一般意義也就被否定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39頁。

辯証唯物主义認識論教導說，概念是“腦子的最高產物，而腦子是物質的最高產物”（列寧）。人藉助概念認識周圍的現實，比用感覺直觀深刻得多。

在反映客觀現實事物和現象的一般的和主要的特徵時，概念揭露着事物和現象的深刻聯系，它們的內部結構，它們的本質。

列寧曾舉出下面這個明顯的例子，證明人的思維、人的概念在認識過程中的最偉大的意義。表象不可能把握整個的運動，如光的運動（每秒三十萬公里），而思維卻能夠把握而且應當把握。

正因為這樣，所以不能感覺地直觀原子。恰是在科學的概念中不僅反映原子存在的事實本身，而且揭露它的最主要的特性。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否定作為人類思維形式之一的概念在認識上的意義，這是最惡劣的一種非理性主義，是企圖把人類認識活動降到動物本能的水平。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在他們反對邏輯思維時竟至不分皂白地否定任何邏輯基本規律、任何邏輯思維軌範的意義。關於這一點，語義哲學的台柱柯日布斯基、柴依茲等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是直言不諱的。語義論者否定邏輯規律的意義，而以思維中的混亂、模稜兩可、矛盾、憑空捏造作為規律。這樣的“哲學”，這樣的邏輯，是有它深刻的階級根源和社會原因的。美國進步哲學教授湯希姆是完全正確的，他在“人反對無稽之談”一書專闢的一章“對邏輯的攻擊”中，分析語義學唯心主義

者向邏輯思維進攻的階級原因時寫道：“對邏輯攻擊的社會原因是十分明顯的。”他指出否定邏輯思維規律在認識上的意義所必然引至的後果。湯希姆寫道：“如果我們摒棄矛盾律，一切判斷都要變成同等意義，而無法區別判斷的真假。裏面拋棄了一切理性標準的這樣一個可怕的世界，將充滿黑暗和嘈雜。人們將因為沒有思維方法而不能思想。那裏除了本能活動，一切都要消滅。這就給迅速轉向法西斯主義思想開闢了道路。”

* * *

語義哲學對資產階級科學、特別是對邏輯和語言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正是這種影響，才能說明西歐各國語言學中形式主義思潮之所以擴大。這一思潮名為構造主義，在現代構造主義首領丹麥人埃爾姆斯列夫的著作中特別加以傳播。

構造主義認為語言除了它的具體歷史的發展以外，是符號之間的關係的抽象系統。

埃爾姆斯列夫把人們用來互相交際的語言看成和十字街口調節交通的信號燈信號、尖塔之鐘的報時、莫爾斯式的電報信號、監獄電動信號的响声等是一樣的。照埃爾姆斯列夫的意見，人類語言是符號系統，這符號系統在原則上好像跟剛才列舉的其他任何符號系統都毫無區別。構造主義只注重符號之間的關係，否認這些符號中含有任何實在的意義，認為它們是沒有內容的符號。

重要的是應當指出，埃爾姆斯列夫本人竭力強調自己的假學說和語義哲學的聯繫，故意想用這種哲學思想浸染語言學。同時，他抱定任務給語義哲學奠定“科學的”語言學基礎。

在卡尔纳普的“語言的邏輯語法”一書中提出了註釋語義學的“理論”前提。照这个老語義論者的意見：“不能說符号有意义或語句有意思，只能說物件和用來造句的符号的次序。”

語言學中这种唯心主义認識論的根源在於对人的思維抽象活動在文法中的作用的曲解。

大家知道，文法的重要特點也跟其他許多科學（包括幾何學、邏輯）一樣，是對所研究的對象的一部分具體內容的抽象化。

文法研究詞的變化，形成詞的變化規律，文法所指的不是詞的具體內容，而是沒有任何具體性的一般的詞。但這裏所能說的是詞的具體內容的抽象化，並不是一般的內容的抽象化。文法研究具有內容的詞，但是拋開這些或那些具體的詞所含的具體內容。

与此相似，文法形成造句規則，文法所指的不是有具體主詞和賓詞的具體句子，而是一般任何的句子，並不管它的具體內容。所以文法仍然是研究具有內容的句子，而不是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習用符号。

正是語言學中的唯心主义——即構造主义、註釋語義學——把詞和句的任何內容的抽象化詭稱為對這些或那些詞和句的具體內容的科學抽象化，從而把文法的任務歸結為對沒有內容的符号和標記的組合。

語義學唯心主义者及其語言學中的信徒——註釋語義學者既然認為詞和句沒有任何內容，所以就抹煞人類語言和動物發出的聲音之間的區別。

註釋語義論者的理論胡謔已被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說完全揭穿了。

語言是社會現象。語言的產生是和人類社會的產生聯繫着的。在人類社會以外，不會有語言；沒有語言，人類社會就不能存在。語言是人們交際的工具。不交流思想，不經常交際，人們就不可能共同和自然力作鬥爭，組織社會生產。語言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

語義哲學不僅以本身的腐朽思想毒害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而且还利用由資產階級語言學方面供給主觀唯心主義的一切反動的捏造。

在美國語言學家“人種語言學”反動理論代表人物謝皮爾早在1929年發表的“科學語言學的原理”一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顯然是利用語義哲學的基本論點，即以語言因素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謝皮爾在這篇文章中硬說：“我們對社會問題的一切思考受到語言條件極其有力的限制。”

謝皮爾的舊調現由他的門徒、現代美國反動語言學家之一沃爾夫在重彈着。沃爾夫在“通常的思想行為對語言的關係”一文中宣稱，人的思想是從語言學上確定的，因此物質、時間、空間的概念都依各種語言的特性為轉移！

這也是屬於語義學血統的露骨的唯心主義。認為物質、時間和空間依各種語言的特性為轉移，這就是否定它們的客觀存在，從而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潭。

另一方面，語義論者相對主義地斷言，詞的意義完全是因人而異的，是取決於用某一詞的人的願望和目的的，這種論斷

就是以語言学唯心主义者的主張为根据的。

唯心主义者古姆包利特（生於 1767 年，死於 1836 年）早就断言：“任何的解釋都等於不解釋”，意即每个人都是照自己的心願來解釋同一个詞的。

語言学中的“心理主义的社会主义”代表人巴黎大学教授温得列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語言”這本書中寫道，無論哪一個句子或哪一個詞，任何時候都不能兩次用於同一意义；任何一个詞用多少次，就有多少意义。

由此可見，語义学假哲学和語言学唯心主义流派是狼狽为奸的。

为帝國主义反動势力服务的語义哲学

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提出自己的哲学作为包罗一切的人類科学，而这一科学的要旨在研究“語言結構和語言学慣例”对人的行为、对人的“組織經驗”的影响。

語义論者認為，人們禍福的原因完全在於措詞方法。語义学專刊“E. T. C.”不僅登載很多文章論述“詞”在家庭關係、和平事業、國際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而且登載詩歌和頌詞讚美“詞”的神奇效用。

古希臘詭辯学派为了自己的爭辯目的，研究了詞的一切細微之处，从而利用概念的普遍伸縮性來作主觀的应用，而以荒謬的論點冒充真理。雅典著名的雄辯家伊索克拉特就喜欢

重複這句話：“言語有这样的特性：對於同一事物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表達，大可以說成極小，偉大也可以說成渺小。”

这种陈腐的反科学的理論在我們的時代由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檢來廣泛地应用了。

語义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欺騙人民羣众，使他們相信一切階級矛盾、社会不平等、國際場合的意見分歧都是由於措詞不當產生的。因而不要去反对剝削、爭取和平和民族平等，只要改善語言就够了，那時对抗階級間的任何仇恨都会消失。語义学唯心主义者的一切“理論”研究就在於此。

臭名远揚的哲学家中的經濟学家、經濟学家中的哲学家柴依茲硬說：“美國政治和經濟的無窮困难都是因为語言不完善而發生和發展的。”他列举了在他看來为了繼續“進步”而应当立即拋棄的一些概念。如：“無產”、“剩餘價值”、“階級鬥爭”、“生產資料私有制”、“剝削階級”、“帝國主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利潤制度”等。这些概念的選擇本身就顯然表明柴依茲高談闊論的階級基礎。这个美國壟斷資本的奴僕宣称：“实在的世界並不存在任何利潤制度。”现实中似乎也沒有什麼东西符合於資本这个概念。柴依茲肯定說，資本是空名、是虛構。他說，請試試來給运用中的資本拍出一張照片。

这种論断顯然是荒謬的。資本主义國家的勞動者每日每時都在身受資本的压迫，任何詭辯也不可能做到使他們相信这种压迫是虛構。

柴依茲玩弄唯心主义手法的階級意圖在於欺騙羣众，不讓他們識破謊言，即所謂不可能反对並不存在的現象——資

本。早在西班牙擁護共和政體的人們為爭取祖國自由反對法西斯侵略而鬥爭的年代，柴依茲就出來鼓吹說，“法西斯主義”這一概念在現實中是沒有什麼東西與之符合的。美國教授湯希姆是完全正確的，他指出柴依茲關於“法西斯主義”概念的胡謔旨在委靡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人民的意志。

柴依茲“論證”他所提出的現實中沒有什麼東西符合於一般概念的這個荒謬的論點如下。他說，你招呼“喂，人類！”，卻沒有誰會向你答應。因此（?!）柴依茲得出結論說，沒有任何所指是符合於“人類”概念的，即沒有任何事物是符合於這一概念的。

湯希姆教授在嘲笑柴依茲的故意胡謔時完全正確地指出，我們同樣可以這樣有效地招呼：“喂，美國軍隊，到這兒來！”那也不會有士兵答應。但是，應不應當因此就說美國軍隊不存在呢？

企圖排除社會性概念，認為它是不標示任何東西的符號的人，遠不止柴依茲一個。

牛津大學教授工黨右翼黨員“理論家”寇爾在“社會學說概論”一書中稱“階級社會”這一概念為沒有任何意義的抽象。他正是用這種說法來企圖證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沒有對抗的階級，工人不應當反對資本家，而應當像和自己弟兄一樣地和資本家和平共居。

這正是一個加了語義學醬油以後端出來的陳舊不堪和腐朽透頂的階級矛盾調和“理論”！

但是儘管帝國主義的辯護者盡力利用一個個花樣翻新的

“主义”來麻痺人民的意識，廣大勞動者階層根據自己切身的經驗却深信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利益是不可能有任何共同性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地總結了各國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經驗，於是教導我們說，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夠消滅階級和建立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指出無產者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然聯合成為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階級地位以後，就要用暴力革命把自己變為統治階級，也同樣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我國社會主義的勝利，人民民主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完全証實了並証實着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這是對帝國主義思想家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捏造給予的實際的、因而也是最嚴重的駁斥。

* * *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的哲學不僅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對內政策有密切聯繫，而且成為美國帝國主義強盜對外政策的“理論”根據。

語義論者承認國際關係在戰後時期尖銳化了。但是他們認為國際局勢緊張的原因何在呢，國與國之間意見分歧的根源何在呢？如果相信語義學，那末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任何內容的詞引起的。照他們的意見，這一類詞就是“侵略”、“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者”等等。

語義論者堅持不懈地勸告那些純樸的人不要去考慮對外政策、帝國主義侵略。他們肯定說，如果各國的普通人都停止討論政府在國際關係上的活動，那國際關係的緊張就會消失。關於這一點，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羅哲士說的話極為明顯。這位“博學之士”斷言：“我們好對別人或別的集團的論斷加以議論、評價、證明或反駁的這種自發傾向，是彼此交際中的巨大障礙。”

羅哲士引証蘇聯方面關於美國對日非法“和約”的評論，作為“證明”人的理性活動當它涉及國際關係方面時會帶來怎樣“巨大的危害”。蘇聯政府在其關於這個條約的聲明中評論這“和約”是新侵略的準備。這位美國“教授”大為不快，因為這樣一來，美國的舉動會成為討論的對象、批評的對象。

受過專門訓練的帝國主義奴僕希望他們主子的侵略行動不要給和平擁護者揭穿了。正因為這樣，所以羅哲士及其同類才向純樸的人們呼籲，不要去試圖分析和評價這種或那種行動，不要去試圖證明或駁斥這種或那種論點。

在本國人民前面發生恐懼，原是帝國主義代表們的特點，結局也反映於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哲學。

萬一在國際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或在各社會集團間發生了矛盾，語義論者備有“萬應”藥來防治。這時，他們說，不應當去論斷這些分歧意見和矛盾，不應當去尋找它們的原因，只要把一個詞換成另外一個詞，把一種文法的句子換成另一種文法的句子就夠了，那時任何的意見分歧都會消失了。

語義論者關於不能給一般社會性概念下定義的胡說，已

由帝國主義陣營的政治活動家廣泛應用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下面的人權委員會在討論禁止法西斯組織活動的問題時，美國代表阻碍通過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他們宣稱“法西斯主義”這個概念不明確，因而對它加以禁止是毫無意義的。

這個例子非常露骨地表明語義哲學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聯繫，所以差不多國外進步哲學家所有關於分析語義哲學階級基礎的文章都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這種例子決不止一個。現今的外交實踐証明，在一切場合，凡是談到裁減武裝部隊、制止侵略、民族主權等的時候，帝國主義集團的外交家總是宣稱“武裝部隊”、“侵略”、“主權”這些概念不明確。

早在聯合國第二屆大會上，西方國家的一個代表就反對過蘇聯關於譴責新戰爭宣傳和侵略的提案。反對的理由是說難得給什麼是“戰爭煽動”、什麼是“侵略”下個定義。

當聯合國第四屆大會，蘇聯代表團再次提出對新戰爭宣傳的譴責案時，帝國主義集團的外交家，特別是加拿大代表皮爾遜，雖然力圖阻止蘇聯提案的通過，卻找不出什麼明白的說詞，只是說“和平”一詞在“共產主義辭典”中有“特殊的意義”。

蘇聯代表指出：“但是皮爾遜及其同道應當知道，‘和平’一詞就是一切辭典中的‘和平’這個詞；這個由千百万人民當作一面旗幟插在世界各個角落的詞，已成為一顆指路明星，照耀着他們滿懷決心去制止威脅着万千城市和億萬人民化為灰燼的新戰爭、新的猛烈烽火！”^①

在帝國主義陣營外交家的演說中，常常會聽見企圖“証明”所謂……語言的不完善阻碍着國際政治上達成協議。如1951年在巴黎四國外長助理會議上，當蘇聯代表提出關於肅清德國軍國主義的具體建議時，法國代表因為提不出什麼有根據的理由來反對蘇聯的建議，就以所謂蘇聯的表述與法語不合作為他反對的藉口。蘇聯外長助理葛羅米柯回擊這位法國人的詭辯說：“我更尊重法語，這盧騷、伏爾泰、羅伯斯庇爾的語言，而且相信用這種語言和用俄語一樣，可以表達任何思想。我毫不懷疑，如果我們同意它可以表達任何思想，那我們對怎樣用這三個人的每一個人的語言來表達它的問題就會得到解答。”^①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務院報刊局顧問埃汀格爾在語義學雜誌上發表的言論。他感嘆說，像“民族”、“民主”、“自由”這一類“普通概念”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意義。這位作者認為，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用這些名詞的人的政治觀點，而是因為語言的性質。他寫道，“在和蘇聯外交家的辯論中，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理解的規律，即按盎格魯撒克遜法學習用的名詞是無法理解的”。

為了消除彼此“不了解”，埃汀格爾建議以語義學的態度對待國際關係問題。為了這個目的，他出主意編寫“國際關係百科全書”，其中載明各概念的精確意義。

埃汀格爾作結論說，和平民主陣營和帝國主義反動戰爭

① 維辛斯基：“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問題”，莫斯科，1951年，第542頁。

② “真理報”，1951年3月14日。

陣營之間的矛盾，在去掉某些概念和編出概念一致的法典以後，即可消除。

為消消自己的怒氣，埃丁格爾應當回想一下“這一週雜誌”編者尼古爾斯類似企圖的失敗。幾年前，美國宣傳家們遵照壟斷資本集團、首先是全國工業家協會和商業機關的命令，設法用其他一些名詞來替換“資本主義”一詞，這是因為考慮到廣大勞動羣眾對資本主義痛恨的情況。在這些宣傳家中，特別露頭角的是上述的尼古爾斯，他甚至在“這一週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需要給資本主義重新立名”的社論。尼古爾斯在這篇社論中寫道，“只更換一詞，就會有助於改變歷史的進程……這詞就是‘資本主義’”。於是尼古爾斯及其同道便開始運用徒勞無功的詞彙詭計來給資本主義尋找新名，如“新資本主義”、“經濟民主主義”、“工業民主主義”、“分配主義”、“相互依賴主義”、“合作生產主義”等。

馬克思在“哲學底貧困”一書中就已揭露了這些資本主義辯護者的詭辯說詞，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說成是什麼文法表達形式對我們思想的障礙。馬克思指出，照蒲魯東的推論，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可怕的現實完全是由於一種破格的詩文，由於一種譬喻的表現。馬克思嘲笑蒲魯東說：“假如社會願意去掉一切使它煩惱的‘麻煩’，那末，讓它去掉一切不好听的詞句，改變人類的語言好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只要呈請研究院準備一部新字典好了。”^①

① 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頁。

語义学的基本論點是：要改造社会，必先改变我們用來表示社会現象的概念的詞，这些詞改变了，社会現象也就隨着改变了，这正是主觀唯心主义的論點。

事实上，正像關於社会發展的唯一正確的科学——馬克思列寧主义教導的，經濟概念和範疇既然实际反映着人們之間客觀存在的關係，那它們就是真實的。經濟概念如“資本”、“剩餘價值”等就是实际存在的社会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这些概念不是永恆的，因為它們所表現的实在關係不是永恆的。隨着社会關係的根本改变，和它們相应的抽象表現——經濟概念和範疇也改变着。

歷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表明，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我們的概念是存在的反映，要改造世界，必須改变人們的生產關係，而不是像語义哲学那样，硬說必須改变反映这种關係的概念。

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扯着嗓子叫喊，說他們的外延定向觀點是承認概念的動性和变化性的。但是承認所謂不反映現實中任何事物的概念的流動性，这只是相对主义和主觀主义。

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是用他們關於語言在社会發展中的作用的假学說替帝國主义擴張政策和种族主义政策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們不僅把措詞不当、而且把語言的文法結構說成是社会災難的原因。

照語义論者的論斷，所謂“信号反应”，即人們对社会性概念的态度，以及語言的文法構造，“促成集团中間的經常敌对，他們進行着不可避免的鬥爭。”

但是，既然語言的文法構造阻碍着社会的發展，那末就必須改善語言。照什麼方針來改善語言呢？在約尔·波尔的“語义学”這本書中可以找到对这个問題的答案，這問題正暴露出語义学唯心主义者高唱改善語言的真正動机。这位作者寫道，英語具有成为世界語言的最大可能性，而“基本英語”可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他宣称：“語言的混乱將被英語所克服。”

但这是在語义学幌子下的种族主义宣傳，这充分說明了語义哲学社会功用的真相。

* * *

語义学唯心主义者把“普通”語义学大吹大擂地說成是認識的万能方法，是科学和社会生活一切領域中的行動方法。語义学雜誌主編哈雅卡瓦在“普通語义学的目的和任务”一文中寫道，“普通”語义学是方法論学科，这学科“使个人和团体能够把科学的思維方法应用於日常生活，应用於社会合作的問題，解决实际事务的問題，以及在沒有共同科学立場的部門中的教育和理論性問題”。

有許多文章企圖來証明“語义学”在生活各方面的“强有力的作用”。作这种企圖的文章有：席尔別諾的“家庭語义学教育”，齐士霍尔姆的“应用於讀書方法的普通語义学”，隆畢尔格的“國際關係中的語义学”，那頓的“世界事务中的語义学”，洛温的“日常生活中的語义学”等。

哈雅卡瓦想使自己的讀者相信，一旦人們充分掌握了作为方法的“普通”語义学，科学上、日常生活上的意見分歧，个人間、集团間和階級間在政治上的意見分歧就会消失，而籠罩

着一片和睦气氛。卡巴特和卡恩在他們合著的“人的關係之研究”一文中企圖證明，基本語義學研究可以幫助建立更明確的世界觀。皮爾遜在“普通語義學與法律”一文中宣稱，“普通”語義學是法律上的有效方法。莫利斯在胡謔什麼“文明只決定於符號和符號系統”以後，以確有把握的態度作出結論說，“語義學對科學有雙重關係：它是科學的科學，同時又是科學的工具”。

照柴依茲的意見，最需要語義學的方面是國際關係方面。柴依茲寫道：“紳士外交家們有時竟成為天真的撒謊者。但這種事的發生一部分是因為主要的敵對政黨沒有恰當地確定什麼樣的對象適合他們在辯論中使用誇大之辭。”柴依茲硬說，外交家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是因為他們有時對並不存在的現象進行爭論，他們的爭論是以臆造的語言矛盾作為依據的。

誰都知道，目前國際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和平力量力求緩和國際關係和反動帝國主義集團力求發動新世界戰爭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不是臆造的、似是而非的呢？只提出這個問題就足以看出，語義論者關於這一問題的高談闊論的虛偽性是十分顯然的。

* * *

語義哲學把自己的矛頭指着共產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資產階級社會學（其中包括語義哲學）的特點，是根本否認社會學規律、特別是階級鬥爭規律的客觀性質。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歷史學家看來，社會歷史是一幅混亂的圖畫。在這

種混亂狀態中沒有，也不會有什麼規律性。因此，社會學也就不可能依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語義論者涅拉特公然說，社會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以任意選擇的原理為依據的。

所有的語義學唯心主義者都企圖證明不可能有社會科學。

受過專門訓練的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奴僕的這種捏造，因科學的社會學，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現而被揭穿了，這種社會學是和生物學或物理學一樣精確的科學。

語義學雜誌“E. T. C.”副主編拉巴波爾特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普通語義學”一文，是對真理的深刻歪曲和無恥捏造，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公然誣蔑。拉巴波爾特企圖反駁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原理。他以各種惡意宣傳的手段企圖證明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局限性”。他竭力使讀者相信，這種理論不是何時何地都適用的，因為它是“輕率的概括”。

攻擊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是語義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之一。為了這個目的，語義哲學的首領們全體動員起來。其中柴依茲是在這個舞台上獲得“聲譽”的。

柴依茲以馬克思經濟學說專家的姿態宣稱，階級鬥爭的思想是馬克思全部理論的根本問題。但是柴依茲的主子們對這一所謂哲學大可放心，因為這種思想當時既不是絕對的，現在也不是絕對的。

柴依茲企圖使自己的讀者相信，“階級鬥爭”的概念必須拋棄，因為它和道德相矛盾。事情很明顯，給剝削者帶來滅亡

的階級鬥爭確是和他們的剝削者道德相矛盾的！但是勞動者有自己的道德，真正的人的道德，他們就是照這種道德行動的。

柴依茲感覺到自己的論據軟弱無力，於是採取更下賤的，但在柴依茲看來却是更試行有效的方法，即公開說謊。他斷言，“階級鬥爭”的概念既然給世界造成不合正義的情景，所以就成為想改善經濟條件的人的障礙。

這種謊話最好由生活本身來駁斥。誰能否認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出現史無先例的經濟高漲，出現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根本改善。誰不知道，這一切的獲得並不是由於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放棄了”階級鬥爭，而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們全力展開了階級鬥爭。從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勞動人民擺脫了被剝削，保證了他們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不止是否認作為階級社會客觀發展規律的階級鬥爭，同時他們還企圖千方百計地否認階級思想的意義和階級思想之間進行鬥爭的意義。柴依茲宣稱：“思想鬥爭就是用詞發生矛盾。”可見，這裏又是語義學唯心主義那個企圖，即把一切實在的社會矛盾都說成是名詞和術語上的矛盾。

柴依茲及其同道的這種捏造，無非是執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階級要求。

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鬥爭理論是全部階級社會歷史過程中階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

爭理論給了指路線索，使得我們能够發現好像迷宮一样的分裂为对抗階級的社会歷史中的規律性。

科学共產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階級社会經濟史和政治史的深刻分析，在“共產党宣言”中作了結論說，階級鬥爭是分裂为对抗階級的社会的历史的軸心，是社会發展的動力。“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历史”。

“自由民与奴隸，貴族与平民，地主与農奴，行东与帮工，簡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終是处於互相对抗的地位，進行着不断的，有時是隱藏，有時是公開的鬥爭，每次結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結構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鬥爭階級同歸於尽。”^①

階級鬥爭是分裂为对抗階級的社会最重要的發展規律。既然是規律，它就具有客觀性質，它的存在就不是決定於人的意志和願望，也不是決定於人是否意識到它。

資產階級社会的階級鬥爭必然引到無產階級專政，这是建立無階級社会的条件。

但是，为了反对帝國主义压迫、奴役和貧困，为了反对資本主义枷鎖，工人階級应当有自己的政党，即自己的先進的和有組織的部隊。

語義論者反映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鬥爭面前的本能的恐懼，他們不僅把階級鬥爭的概念解釋为空洞的抽象，而且把政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苏联外國文書局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1卷，第8—9頁。

党这个概念也作这样的解释。柴依茲寫道，从語义学的觀點看，政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和帝國主义奴僕——語义論者的一切詛咒相反，各國的工人運動却擴大起來。勞動人民爭取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鬥爭，在全世界範圍內，正由共產党和工人党——工人階級的戰鬥部隊領導着。

在階級社会中，無論哪一種思想，總之，無論哪一種哲學，都反映一定的階級利益，因此它總是具有黨派性的。

工人階級政党的思想是辯證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

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學黨派性的特點在於它符合客觀真理。因此，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學率直地和公開地宣布本身的黨派性。

和這相反，資產階級哲學為了迎合剝削階級的階級利益，便歪曲真理。因此資產階級哲學中的各學派和流派都戴着客觀主义的假面具來掩蓋本身的黨派性。

語义論者也詭稱自己的唯心主义是一種無黨派性哲學的範例。語义學唯心主义的一個特點是奢望“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間長期的爭論。

列寧在揭露馬赫主義者在哲學上的裝腔作勢時，明確指出類似這種奢望事實上是起着什麼作用。列寧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寫道：“現在从哲學黨派底觀點來看一看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們的學派吧。呵，這些先生們誇耀他們的無黨派性，如果他們有反對者，那末僅僅只有一個

而且僅僅只是……唯物主義者。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於一切馬赫主義者的一切著作中的乃是這個愚蠢的奢望：即‘高出’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上，超越這個‘過時了的’對立，然而事實上這一幫人却每一分鐘都陷入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進行不屈不撓的無休止的鬥爭。像阿芬那留斯這類人的精巧的認識論的怪論，不過是教授的虛構，創立‘自己的’哲學小宗派的企圖，但是事實上，在現代社會各種思想與派別的鬥爭的一般環境裏，這些認識論的詭計的客觀作用却只有一個：即給唯心主義與信仰主義掃清道路，替他們忠實服務。”^①

為了企圖歪曲哲學在認識客觀現實中的真正意義，語義論者想盡方法來證明，哲學的一切問題結局都是對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說明。語義論者認為，哲學上的一切“傳統問題”都是毫無意義的。語義哲學特別反對討論哲學的基本問題。

大家都知道，哲學基本問題的正確解決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

辯證唯物主義是從存在第一性和認識第二性的事實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原理以革命的行動綱領武裝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這原理指明社會生活中的一切改變必須是從社會存在的改變開始。

語義學唯心主義者企圖拋開哲學基本問題，說它是“虛妄問題”，是有十分明確的目的的，即模糊社會災難產生的原因

①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2—373頁。

的問題，而使勞動羣衆不去注意爭取革命改造社會生活物質條件的鬥爭。

埃克斯金在“心理學評論”雜誌發表的“心理學的 and 日常生活的語言”一文中抱怨說，許多哲學家不研究語言的文法問題，不分析“語言中的混亂方言”，却探討精神和肉體的相互關係。照埃克斯金的看法，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哲學，民族哲學是受特有的民族語言所制約的。他寫道：“哲學思維決定於語言的邏輯構造”。埃克斯金宣稱，他深信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體系是因德語而出現，它不可能建立在英語的基礎上，他認為實用主義哲學的根源則在於英語的獨特性質。

這種捏造的非科學性是十分明顯的。

大家知道，語言的文法構造連同基本詞彙是語言特點的本質，文法構造是許多時代形成的，並經過許多社會結構的長時期基本上保存下來的。但是屬於上層建築的哲學觀點是依照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只有無恥的捏造者才會把某種哲學體系的產生解釋為某種語言的構造。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用同樣的德語，却產生兩種根本不同的哲學體系，即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

大家都知道，美國現在就有兩種哲學——美國帝國主義哲學（如實用主義、語義哲學等各種唯心主義學派）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但無論美國帝國主義者或美國工人却操着同一語言。

語義論者為了“證明”實用主義、語義哲學或其他某種唯

心主义学派符合於美國或英國的民族“精神”，把哲学的性質和語言的特點联系起來，以語言特點來說明哲学。这种捏造，旨在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建立压迫它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勢力。

但是帝國主义哲学騙子的任何詭辯也無法蒙蔽勞動人民，使他們看不見唯一幫助工人階級解決革命任务的哲学——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

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和工人運動的最終目的——共產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給本身提出的任务是照亮全世界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

科学共產主义是从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体系——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必然得出的結論，而且是完全以这种哲学体系为依据的。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是工人階級政党实际活動中的有力武器。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思想一經掌握羣众，就变成使資本主义遭到滅亡的物質力量。正因为这样，帝國主义的僱傭奴僕才为了反对工人運動而向工人階級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進攻。

國外進步哲学家反对語义学唯心主义的鬥爭

國外進步哲学家認為暴露語义学唯心主义的階級和認識論基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英國共產黨員哲学家康福斯就徹底揭露了这种帝國主义法西斯化的哲学。早在1947年，康福

斯在“对邏輯实証論的唯物主义評價”一文中，正確地揭穿了邏輯实証論的真实性質，指出了它是主觀唯心主义的变种，它追求的目的是轉移人民羣众对階級鬥爭的注意力。为此，邏輯实証論者採取下賤的手法：当任何一个哲学問題一發生，他們就準備好答案，說問題的發生是因为措詞不当。康福斯正確指出，邏輯实証論認為它的任务就是反对馬克思唯物主义。

康福斯在苏联讀者周知的“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保衛哲学”兩書中对整个邏輯实証論、語义哲学作了全面而詳尽地批判。

康福斯在他的著作中揭露了語义論者的花言巧語，指出了語义哲学的階級性質，確切地証明了語义論者是执行美國帝國主义者的政治要求，他們企圖模糊廣大人民階層的意識，宣稱現實的社会衝突是“名詞的爭論”，並宣傳荒謬的主張，說什麼用改革語言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現象。

古尔特在澳大利亞共產党機關刊“共產主义評論”雜誌發表的“論語义‘哲学’”一篇富有內容的文章，揭穿了諾尔茲、卡尔納普、阿萊尔、柴依茲等語义論者的詭辯手法。这位作者着重指出，語义学假哲学是垂死資本主义的產物。美國經濟学家柴依茲之流語义論者企圖玩弄加以詭辯解釋的名詞，如“資本主义”或“壟斷資本”，來暗中抹煞一切現實的矛盾。古尔特証明，語义論者是“理性、科学和人類進步的思想敌人”。

古尔特在揭露語义学唯心主义的階級本質時正確地指出，語义哲学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学派一样，是为剝削者和戰爭販子的利益服务的。古尔特諷刺說：“拘泥字义，不顧物質

事物，更妙的是否認事物本身的存在。这种哲学保衛現存的資本主义制度，是太好了！”

荷蘭雜誌“政治与文化”1952年5月發表了“荷蘭語与爭取獨立”一文，起了暴露語义学反動本質和保衛祖國民族語言的作用。

这个荷蘭進步雜誌对紐約哥倫比亞大学教授列易的“美國語言能否成为世界語言？”一文給了嚴厲的抨擊。这位美國佬教授提議要美國繼續佔領其他國家，佔領時期要長達羅馬在高盧和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或長達西班牙在南美的統治。他說，用这种办法就能够取得美國語言的統治地位。

“荷蘭語与爭取獨立”一文的作者指出，美國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他們的建立英語在全世界的統治地位的計劃中，就是以充当“帝國主义思想奴僕”的語义論者的理論詭計为依据的。

在这篇文章中，普通語义学創始人柯日布斯基、法格特、柴依茲等的語义学的花言巧語遭到了特別尖銳的批評。文中說：“全部这种理論所作出的結論使战争販子們最为喜悅；这結論是：为了避免战争，完全不必進行爭取和平的鬥爭，只須大規模地開办研究‘語义学’的訓練班。”

最有意味的是不僅共產黨員哲学家，就是認為自己不是馬克思主义信徒的学者，也越來越多地得出結論說，語义学唯心主义是顯然反動和不合科学的哲学。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教授湯希姆的“人反对無稽之談”一書，这書只在1947年一年內就在波士頓出了五版。

湯希姆根据具体的实际材料指明，語义論者都是帝國主义的僱傭文人，他們企圖以煩瑣的花言巧語使人變糊塗，而不去注意現實和可以實際解決的實際問題。為此目的，語义論者想使純樸的人們相信，“無論人類、利潤制度、政党、法西斯主义、飢民、住宅供不應求、衣衫襤褸、真理或社會的不平等”都是不存在的。

湯希姆教授詳細分析語义論者首領們的著作，揭穿引起他們的“學說”的社會原因，於是作結論說：“總之，事實已經豐富地證明着我們從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語义哲學與一切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反動思想之間無疑地有着血緣關係。”

語义哲學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唯心主义的一個小學派，它直接繼續主觀唯心主义的路綫，狂熱地反對辯證唯物主义和歷史唯物主义。語义論者總是在證明帝國主义、戰爭和擴張政策的“永久”存在、奴役人民、挑撥戰爭是合理的。這是國外進步哲學家得出的無可爭辯的結論。

* * *

語义學唯心主义者宣稱，他們的哲學是“智慧革命”的開始，這革命預示着比文藝復興時代出現的文化有更大的繁榮。語义論者認為柯日布斯基是這一革命的先驅。在他們看來，柯日布斯基是想把“普通”語义學變成“經驗科學”，“人類科學”，來教導人們知道語言結構對人的行為有直接關係。

柯日布斯基企圖藉研究和分析語言和“語言學慣例”，製定有助於人的神經系統變得……更加健全的“神經語言學”計劃。柯日布斯基的巨著“科學與健全思想”就是講這一套的。

語義論者斷言，柯日布斯基的計劃由於他的信徒的努力正在我們的時代實現着。這樣的“科學”，即“人類經驗科學”似乎在分兩個方面發展。這一方面威涅爾的大腦機械論，一方面是芝加哥大學洛雪夫斯基及其同事發展起來的“數學社會學”的變種。

大腦機械論企圖把力學、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物質發展規律性形而上學地混為一談，把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作用和計算機的作用，把社會生活和電子發射器的作用混為一談。同樣荒謬的“動物機體統一論”——即洛雪夫斯基的“數學社會學”，企圖利用微積分算法來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性，並論證資本主義在美國的“永久性”。

語義哲學將蛻化為大腦機械論、“數學社會學”，還是採取更加荒謬的形式，這倒是無需注意的。

語義哲學無論過去和現在都起着帝國主義思想工具的作用，它的使命是保護垂死的反動資本主義制度的利益。這就決定語義學唯心主義者採取一切詭辯手法，利用老舊唯心主義體系遺產中留給他們的各式各樣的廢物。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用種種手段來麻痺人民羣眾的意識。

但是，只有愚蠢透頂的人和帝國主義無恥奴僕才會說，語義學唯心主義是“智慧革命”。現在在科學和文化方面，有不少反動的流派在“革新者的”口號下出現，其實都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產物。語義哲學也是屬於這種資產階級文化垂死靈魂的產物一類的。